



Virginia Woolf

Thoby Stephen

Vanessa Bell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之四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

Bloomsbury

[加拿大] S. P. 罗森鲍姆 编著 杜争鸣 王杨 译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

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

[加拿大] S.P. 罗森鲍姆 编著

杜争鸣 王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 / (加) 罗森鲍姆编著; 杜争鸣, 王杨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9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ISBN 7-5343-7769-2

I. 回... II. ①罗...②杜...③王... III. ①艺术
家—人物研究—英国—现代②作家—人物研究—英国—
现代 IV. ①K835.615.7 ②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6278号

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S.P.Rosenbaum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1995

图字: 10-2005-032

-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 210009
-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 出版人** 张胜勇
-
- 书名**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
- 作者** [加拿大] S.P.罗森鲍姆
- 译者** 杜争鸣 王杨
- 责任编辑** 熊娉婷
-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刷厂** 北京威远印刷厂
- 厂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大街2号 电话: 010-61535277
- 开本** 830mm × 1250mm 1/32
- 印张** 8.125
- 字数** 189千字
- 版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 定价** 19.80元
-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一次正式聚会是在 1920 年 3 月 4 日，一直以来，其成员就喜欢在他们的信函、日记和写给朋友的散文中谈论着彼此。他们更喜欢用文字或者绘画来勾勒自身的形象，用传记来描述历史，小说是他们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也引起了和它同时代的人的注意，本书对此进行了反映。书中所提出的观点都出自个人，他们对这一文化圈虽有批评之语，但对其成员仍怀抱友善之意，对其成就也颇为认同。评论者们多为社会知名人士和文人学者，其中很多人都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关系密切。虽然是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描述的，不过他们至少都曾认真观察过或者偶尔参与过其活动。他们描述的时间范围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90 年代。从一战之前的老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到二战稍后该文化圈的发展，他们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诸多相关情况。另外，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和所谈论的主题排列内容。

contents | 目 录

- 布鲁姆斯伯里在苏塞克斯 / 小镇的闲聊人 /1
- 伦敦函件 / 雷蒙德·莫蒂默 /4
- 艺术家狂欢舞会 / 奥特兰·莫瑞尔 /10
- 欧米伽工作室 / 昆汀·贝尔 /15
- 布鲁姆斯伯里的翻译 / 阿瑟·韦利 /20
- 休战期间的布鲁姆斯伯里 /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 /23
- 备受呵护的布鲁姆斯伯里 / 伊迪丝·西特韦尔 /30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活力 /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哈罗德·尼科尔森 /35
- 维塔、弗吉尼亚和瓦奈萨 / 奈杰尔·尼科尔森 /37
- 凯恩斯、福斯特、伍尔夫夫妇 / 比阿特丽斯·韦布 /46
- 布鲁姆斯伯里人在西班牙和英格兰 / 杰拉尔德·布雷南 /58
- 布鲁姆斯伯里的童年生活 / 彼得·斯坦斯基、威廉·亚伯拉罕斯 /91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边缘的童年 / 安·辛格 /111

- 为贺加斯出版社工作 /约翰·莱曼 /115
- 20 世纪 30 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 /斯蒂芬·斯彭德 /129
- 塔维斯托克广场的晚间聚会 /威廉·普洛梅尔 /144
- 摩根·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克里斯托夫·伊舍伍德 /154
-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T. S. 艾略特 /163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他们的房子 /弗朗西斯·帕特里奇 /166
- 查尔斯顿的意义 /理查德·莫费特 /185
- “僧侣馆”和伍尔夫一家 /朱利安·贝尔 /194
- 我印象中的布鲁姆斯伯里 /夏尔·莫隆 /201
-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大事年表 /203
- 参考书目 /235

布鲁姆斯伯里在苏塞克斯^①

小镇的闲聊人

1927年,瓦奈萨·贝尔(Vanessa Bell)写了封信给罗杰·弗莱(Roger Fry),信中说她有一天在《威斯敏斯特报》(*Westminster*)上看到一篇不同寻常的评论,标题为“布鲁姆斯伯里在苏塞克斯”(*Bloomsbury in Sussex*),里面详细介绍了伍尔夫(Woolf)夫妇、凯恩斯(Keynes)夫妇、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她和她的孩子们,以及其他一些他们的好友。^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没人知道这篇评论出自何人之手。

这篇署名为“小镇的闲聊人”的评论刊登在该报“每日轮回”(The Round of the Day)社会专栏。评论基本符合事实,不过凯恩斯夫妇的名字被拼错了,小小的卡西(Cassis)农舍被说成是

① 本文选自《威斯敏斯特报》“每日轮回”专栏,1927年8月29日,第5版。——原注

② 《瓦奈萨·贝尔书信选》,雷吉娜·马勒(Regina Marler)编,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1993年。——原注

别墅,另外还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朋友也确定为其成员(这一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小镇的闲聊人”的这篇评论也许是公开发表的关于这一文化圈的最早评论。

乡间的布鲁姆斯伯里

苏塞克斯(Sussex)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乡村的活动地点。

当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正在苏塞克斯度假,那里离镇子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跑过去看看贺加斯(Hogarth)出版社的情况。他们俩不在的时候,这一要务由安格斯·戴维森(Angus Davidson)负责,此人是才华横溢的戴维森三兄弟之一,是在最佳环境里长大的。后来道格拉斯·戴维森(Douglas Davidson)搬了过去,并在邓肯·格兰特的资助下进行学习。马尔科姆(Malcolm)是德·雷兹克(Jean de Reszke)的弟子,并且是位出色的歌手和作曲家。

除了伍尔夫夫妇之外,伍尔夫的姐姐瓦奈萨·贝尔以及凯恩斯(Maynard Keynes)在刘易斯(Lewes)附近也都有住所。

贝尔夫人家的美丽花园经常出现在她的作品展上和伦敦集团的画作里,在画作中的前院里玩耍的几个孩子也是她的。贝尔夫人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他们天资聪颖,有着斯蒂芬家族的迷人的外表。

邓肯·格兰特的家

说起房子,我听说邓肯·格兰特在法国南部卡西他的别墅里已经住了五年。

当然,他在戈登广场的家是独一无二的。在大门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塞贡扎克(Segonzac)式的建筑,继续向前走,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墙壁都充满着情趣。

除了壁画和照片,你还能见到各种有创意的装饰品:烟囱旁的瓦片,布鲁姆斯伯里人设计并亲手制成的地毯,还有他们本人的雕像。

多才多艺

除了弗兰克·都布森(Frank Dobson,熟悉他的人都称他“多比”[Dobby]),布鲁姆斯伯里的雕塑家还有斯蒂芬·汤姆林(Stephen Tomlin),他刚刚迎娶了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侄女。汤姆林是个很有趣的人,处处与众不同,他擅长写作、绘画,而且精通钢琴演奏和雕塑创作。

他得意的肖像画有两幅,一幅画的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另一幅画的是比阿特丽斯·豪伊(Beatrice Howe),后者的第一部小说即将由著名的查图—温都斯(Chatto and Windus)书局出版。

斯蒂芬·汤姆林的父亲即为英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汤姆林。

伦敦函件^①

雷蒙德·莫蒂默

1928年,不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Orlando*)和利顿·斯特雷奇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Elizabeth and Essex: A Tragic History*)得以出版,而且第一本准确介绍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书也出版了。雷蒙德·莫蒂默(Raymond Mortimer)写给美国《日晷》(*Dial*)杂志的《伦敦函件》(*London Letter*)首次列举了布鲁姆斯伯里人的部分观点。当然,那只是些简单的介绍,尽管如此,它们要比以后出版的许多所谓介绍更准确可靠。很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能被清楚地解释;很久以后,才有人将这一群体准确地介绍给英语世界。

莫蒂默常常被认为属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年青一代,这些人的辉煌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来,他继任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文学

① 本文选自雷蒙德·莫蒂默的《伦敦函件》,载《日晷》,第84卷,1928年2月,第238~240页。——原注

编辑一职，同时兼任《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高级文学评论员。在评论卡琳顿(Dora Carrington)的书信和日记时，他曾提及布鲁姆斯伯里对自己的意义。他先说了说迈克尔·霍尔洛伊德(Michael Holroyd)在其所写的斯特雷奇的传记里没能展现的这一文化圈里独特的欢乐气氛，然后评论道：“这是我有幸遇到的最棒的一群人。”^①

《伦敦函件》再版时，雷蒙德·莫蒂默补充了这样一条注解：“1922~1929年，我给《日晷》杂志撰写‘伦敦函件’系列文章。我曾在某篇文章里开了个玩笑，现在得说清楚——我曾引用自己一本三十二年之后才出版的书的内容！”令人感兴趣的是，后来莫蒂默的系列小说中的确至少有一本书是这样的。1949年，伦纳德·伍尔夫写了封信给他，大意是美国出版商希望出版一本关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书，该书应该通过介绍重要成员来准确陈述该群体的艺术和学术价值；伍尔夫对美国人说能担当此任务者非雷蒙德·莫蒂默莫属。莫蒂默没有写这本书，但是这个提议却有趣地表明了伍尔夫本人的想法，不管他在别处怎么说，这次他的确承认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存在的。

1928年2月

20世纪初，剑桥大学几个关系很好的本科生开始对他们的时代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至今仍无法估量。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不可知论者莱斯利·斯蒂芬(Les-

^① 雷蒙德·莫蒂默：《亲朋好友》(Friends and Relations)，载《星期日泰晤士报》，1970年11月8日，第27页。——原注

lie Stephen) 爵士的两个儿子也名列其中。他们的妹妹瓦奈萨·斯蒂芬和弗吉尼亚·斯蒂芬生活在伦敦,两兄弟和他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从剑桥毕业后,伦敦的家便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

这些话选自雷蒙德·莫蒂默爵士学术价值极高的《20世纪文化研究》(贺加斯出版社,1960年)第七卷。

两位容貌和学识都非常出众的姐妹嫁给了哥哥的两位好友,一位是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另一位是伦纳德·伍尔夫,他们俩后来都名声卓著:贝尔是那个时代的艺术传道者、小册子作者、诗人、文明史专家、心理传记作家,而伍尔夫则是编辑、出版商、政治家。这一群体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他是小说家、批评家、历史学家。也许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是利顿·斯特雷奇,他后来彻底改变了艺术史:据说从一开始他在自己的行为和观点上就决不妥协,这使他成为重大运动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但这是个寡头集团——猛烈的互相抨击是使其得以延续的生命力所在。梅纳德·凯恩斯也是该文化圈的重要人物,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家,数年后和当时最杰出的舞蹈家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结婚,他也借此成为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圈里新增艺术领域的头号人物。邓肯·格兰特虽然不是该文化圈的成员,却在初期便和众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关系密切的还有稍微年长一些的剑桥人罗杰·弗莱。可以说这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拥有一战后英国笔触最细腻的小说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最活跃的批评家。

我更愿意引用老一代批评家的话,因为我和布鲁姆斯伯里人的关系过于密切,谈起他们的时候很难恭恭敬敬。但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已经在柏林和巴黎为人所知,而且我猜测在伦敦和纽约也不乏知情者,所以我认为把这一文化圈的重要人物和其他成员介绍给外界的时候到了。我并不是担当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但是既然函件是我在写,那就不妨利用一下手中的特权,随便写几句自己的所见所闻吧。

很难说清楚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始于何地又将止于何方。年轻一代的画家、学者、记者要不要被包括进来?阿瑟·韦利、弗朗西斯·比勒尔(Francis Birrell)、乔治·里兰兹(George Rylands)、道格拉斯·戴维森这些人算不算其成员?没有完全被布鲁姆斯伯里精神影响的其成员的朋友算不算?事实上,谁又知道准确的布鲁姆斯伯里精神是什么呢?我不敢下这个定义。但是我坚信对理性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美的思考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很显然,强烈反对布鲁姆斯伯里的人也赞成这些信条。该文化圈领袖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能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这里没有禁忌的话题,没有不假思索便被接受的传统,没有不敢下的结论。在保守的社会里,他们是另类;在绅士的社会里,他们是粗鲁的;在你死我活的社会里,他们与世无争。对于认定是正确的事物,他们充满热情;对于认定是平庸的事物,他们无情拒绝;对于妥协行为,他们坚决反对。“(他们)爱好不广,道德观念松弛,玩世不恭,远离社会,自命不凡。”反对他们的人如是说。我认为这是实话,因为无情的理性推理和难以察觉的歧视会让人变成这样。

这些个性鲜明的文化领军人物当然不可能让自己屈从于大众的胃口。他们颂扬各艺术领域的经典,拉辛(Jean Racine)、弥尔顿(John Milton)、普桑(Nicolas Poussin)、塞尚(Paul Cézanne)、莫扎特

(Wolfgang Mozart)、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他们最为怀念的艺术家。浪漫主义的复兴迹象已随处可见。下一代人将会不遗余力地反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年轻的法国学者对伏尔泰(Voltaire)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都不感兴趣。出于对知性主义的憎恨,凯泽林(H. A. Keyserling)、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和劳伦斯(D. H. Lawrence)走到了一起。事实上,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人物中只有朱利安·班达(M. Julien Benda)的观点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相近。不过,反知性主义者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坚强斗士。

很明显,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浪漫派诗人,福斯特是神秘主义者,而斯特雷奇尽管很欣赏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贝多斯(Thomas Lovell Beddoes),仍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的伏尔泰。如果把这三位作家和文化圈之外的人作个比较,例如爱德华时代的威尔斯(H. G. Wells)和贝内特(Arnold Bennett),我认为布鲁姆斯伯里人的趋同性是再明显不过的。首先,他们都出淤泥而不染;再者,他们大多从容淡定,并不指望自己的价值观能为大众所接受。(也许他们都有少许独立的收入,这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胜过大部分反对者。)剑桥哲学这股清风让他们精神大振。在它的光芒下,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①和牛津理想主义都黯然失色。研究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历史学家还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它对乔治·穆尔(George Moore)^②——此人不是《凯里斯溪》(The Brook Kerith)的作者穆尔^③,而是《伦理学原理》

① 柏格森主义,亨利·柏格森的哲学,宣称个人经历的时间流逝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而不像钟表所测量的那样,并主张所有的生物形式都来源于一种永恒的自然力量——生命冲动。

② 乔治·穆尔(1873~1958),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原理》为其代表作。

③ 穆尔(1852~1933),爱尔兰作家,著有《凯里斯溪》、《一个青年的自白》、《情欲之花》等。

(*Principia Ethica*)的作者乔治·穆尔——学派产生的巨大影响。

不了解伦敦的人也许会问,该文化圈为什么取名为“布鲁姆斯伯里”呢?据我所知,这个名字是《19世纪的童年生活》(*A Nineteenth Century Childhood*)的作者麦卡锡夫人(她和她丈夫与该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取的,因为当时该文化圈的大部分成员都住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这里有很多宽敞的广场,18世纪的时候还是贵族居住的地方,现在渐渐沦为贫穷的外国人和学生的租住地。不过就单户人家的生活而言,这里的房子仍显得很宽敞。它正在取代切尔西(Chelsea)而成为画家和作家的集中地。夏天的傍晚,人们在草地上打网球,教区牧师的女儿常能和这些大人物一起玩耍,但丝毫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还有很多人在此阅读和散步。夜幕降临的时候,白天笼罩在伦敦烟雾中的乔治时代的建筑渐渐模糊。当漫步于花园中时,你甚至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大学校园,丝毫感觉不到身边的这个街区已有百年历史。过去了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已被人们遗忘,时光流转,人们在充满好奇的猜测中,甚至在激烈的争论中重塑着往昔。从北方来的生意人一般都在很晚的时候抵达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站,不过他们只能匆匆看一眼陌生而悠闲的伦敦,还有:

公园的大树下做着美梦的人们,
以及头顶那一轮满月和闪亮的启明星。

艺术家狂欢舞会^①

奥特兰·莫瑞尔

作为她那个时代最负盛名、最热情好客的女主人和艺术家的赞助人，奥特兰·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女士至少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两名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便是罗杰·弗莱和利顿·斯特雷奇；对于该文化圈的其他成员，她也很大方热情。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丈夫菲利普·莫瑞尔(Philip Morrell)位于牛津郡的嘉辛顿(Garsington)庄园变成了正直的反战人士的避难所，他们一道在那儿干农活。莫瑞尔太太气质高雅，多愁善感，慷慨大方，难以捉摸——但不管在谁看来，她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人们对她的喜爱和尊敬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可以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泰晤士报》上为她所写的讣告中看出来。

^① 本文选自奥特兰·莫瑞尔的《奥特兰·莫瑞尔女士早期回忆录》(*The Early Memoirs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罗伯特·加索恩-哈代(Robert Gathorne-Hardy)编，伦敦：Faber and Faber, 1963年，第178~181页。——原注

就事论事,奥特朗·莫瑞尔对于布鲁姆斯伯里人的夸张和自命不凡还是有些保留意见的。这里摘用的她对一战前布鲁姆斯伯里的看法来自一本以她的日记为主要内容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大概完成于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8年她去世这段时间中的某个时期。

现在我见到弗吉尼亚·斯蒂芬和她的朋友们的机会增多了,我经常光顾在费兹罗伊广场(Fitzroy Square)举行的星期四聚会。在那里,双腿细长的男士们叼着烟斗坐在椅子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谈些我认定很恐怖但又让人亢奋的话题。当舞池平静以后,你就会听到弗吉尼亚银铃般的声音四处飘荡,唤醒沉睡的心灵,驱散阴暗的思想,仿佛在警告火种即将被投入黑暗,而火焰的光芒将照亮她美丽的面孔,点燃我们原本僵硬、单调的思想的火花。她将我们带上大街,带进每一个偶遇者的生活,带进诗歌的世界,她的光芒照亮了街上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使它们看上去美丽无比,令人遐想万千。这个古怪的、可爱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生命定非寻常血肉所能造就。她就像是精神世界的狩猎女神黛安娜(Diana)^①,尽管不能像在自己的领地里追逐鹿群那样自由,但只要降临凡界,芸芸众生势必都将被笼罩在她新月般的光芒里。她是这里的常客,经常裹紧了外套,飘然而去,而为她倾倒的人心中则插满了她射出的戏弄之箭。

她经常走在伦敦的大街上,有时也乘公共马车出行,凭借她能穿越一切的光芒洞察每个偶遇者的心灵。她能看清对方的思想,觉察出他们最细微、最脆弱的情感变化。她能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对

① 黛安娜,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和月亮女神。